

永安河的鱼

□ 梁志方

永安河南北走向，河面宽七八米。40多年前，人们似乎没甚生态概念。永安河水是有点浑浊，不过平时街上人肩挑提桶来到埠头上，装了河水挑往家里，水缸装满，抓点生矾丢进去，用竹杆搅几下，等水静下来，就是一缸清水，吃喝、生活用水都用它。得到这种水资源的滋养，后村（即东街北面的蔡家村）的竹园好茂盛，绿油油的一大片，占了好几亩地。

当年永安河里的各色鱼儿很多。我舅婆说的，“三日不捉鱼，篙竹戳不下”。那是大自然的一部分。窜条最常见了，其体形狭长，喜欢在水面上窜来窜去的，故名之窜条。这鱼一般不大，只有八九厘米，淘米时会“窜”来一群，它们要觅食水面上的米虫。这时用筛子放在淘米笕下，可捉到一些。它尖头长身子，在水面上窜得特别快，水面稍一动，就嗖地飞快四散开去。

油鲚，即大鲚，个头比一般的鲚大多了，肚子愈宽厚，其头显得愈小。阳光下，油鲚有时在水面上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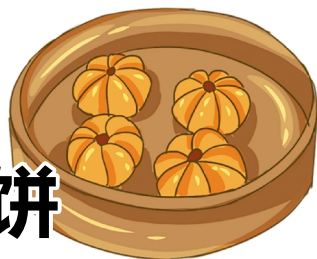
个身，鳞光闪闪的，煞是可爱。有那么几天，我当年的玩伴居然在埠头上钓到好些，真是羡慕煞人。刺鲃是印象中颇可爱的鱼，鱼体黑褐色，身上毛乎乎的，有点刺刺，还有黑黑的隐隐的花纹，身条有十四五厘米吧，胖胖的，头、嘴都有点大，喜欢藏在河埠头下面的石罅中，安闲着哩。玩伴了解刺鲃的习性，知道它一般会在什么时候、在埠头下的那些石罅中待着。捉它，称为“摸刺鲃”，须得有点手段，伸手去摸，反应要快，一摸到了它，须果敢有力抓住，弄出水面放到面盆里。只是这鱼毕竟在看不见的地儿，不一定吃得准它在哪待着，摸到刺鲃的机会不大，有点偶然性。当然，刺鲃有时也会到浅水处游荡觅食，这时刚好有鱼饵在，也会上钩的。

另一种有趣的捉鱼方法，就是放弹钩。弹钩，竹制，放开有四五厘米长，两头削尖，可弯曲。将弹钩弯曲，插入蒸熟的麦粒，系上一根很长的尼龙线；理好带上饵的弹钩线，到船上，把线逐段放入水中。鱼儿一旦咬这带饵的弹钩，弹钩便在鱼嘴里放开，鱼就跑不了了。小时候，有

时在早上，会在大港桥上看到，后村的全林坐在自家的河泥船船梢上，船头翘得老高，他两手将划抄（桨）划下，放会儿弹钩；再划下，再放会儿弹钩，慢慢穿过大港桥下，一路放去，好悠闲自在的。

到半下昼，他又划着河泥船去收弹钩，那可到了快活的时候啦。他一手划下划抄，一手提起弹钩线，觉着有点份量，便放下划抄，抓过海斗往水下一抄。嘿，一条活蹦乱跳的鲫鱼、鲚鱼（当年价格很贵的鱼）或别的什么鱼便捉到了，好令人眼馋！尼龙线上弹钩多，运气好时，我看他能捉到不少鱼，小鱼一般仍放回河里。看着他收弹钩，捉到一条条各式各样的鱼，活蹦乱跳地放到船舱里，这也是种享受啊。

有次我干活后回家，经过永安河边一段水沟时，忽然发现一条三几厘米的鲢鱼在顺流而下。它好像也看到人了，突然游得很快。我也跑起来，赶上它，在水沟前方用大块泥土堵住水流，随即跳下水沟，双手下去掐住了它。鲢鱼身上黏乎乎的，要抓住它，拿上来，费劲，但也确实感受到了抓到鱼的快乐。



南瓜饼

□ 陈玮

小时候在乡下外婆家长大，放学后写完作业便跑到外婆的菜园里玩耍，或浇水，或拔草，或刨地，忙得不亦乐乎。我晓得什么时候白蝴蝶会停在油菜花上吸吮花粉，也熟知什么时节青菜虫会殒身于外婆的火眼金睛下。从小学到高中，凡是老师安排完成的诗歌、日记和散文，统统是那小菜园子的天下。

长大后，只有假期才有空去探望外婆。我看见外婆院子的一面墙上爬进来几条绿藤，光秃秃的水泥墙多了几笔浓厚的生机。跑到院外去寻找，一棚南瓜映入眼帘，我满心欢喜。外婆说家里还有糯米粉，要给我做南瓜饼。

外婆拿起厨房里最老的菜刀——刀刃处已被磨得发亮，将南瓜放在还有水痕的砧板上，一下又一下地削起了南瓜皮，接着再切成块状。切成块状的瓜上锅蒸透，大概要花半小时。

南瓜蒸熟了。外婆把桌子收拾干净，糯米粉、芝麻和白糖拿了来。木桌上垫了一块冰凉的大瓷砖，外婆拿出用高粱稻茎编成的刷子蘸了点食用油，信手刷了一遍。然后把蒸好的南瓜块放在锅里捣成泥，倒入糯米粉不停地搅拌。

“要揉得快，面团才会匀，南瓜的味道才进得去。”外婆炫耀似地抬起胳膊，半举着手用袖

头擦了擦汗，她很少这样神采奕奕，自从前年大舅去世后她就不怎么爱笑了，一夜白头，牙齿也很快坏掉了许多。

面团已经完全变成了黄色，外婆拿出模子用力地拍了几个，又用沾了油的手指将成型的面团小心抠出来，再把芝麻和白糖搓在表面，才从容地放在烧好的油锅中炸。

南瓜饼在油锅里翻腾。油沫借着余温在饼上嘟噜噜冒泡，渐渐变成了诱人的橙黄色。我等不及它自然变凉，一边吹着气，一边两手倒腾着南瓜饼，一口咬下去，还是熟悉的糯糯的南瓜香。我吃得肚子滚圆。

临走时外婆把剩下的南瓜饼都让我打包带回家。“南瓜还有很多，没事就多来几趟，南瓜老了就不好吃了。”外公打趣道：“前几日还说南瓜越老越好吃，可见你外婆就爱撒谎。”外婆笑道：“那是不想给你这馋鬼吃，全要留给外孙呢！”我忍不住笑，连忙答应着：“我一放假就来。”

夕阳带走了一天中最后的光芒。我望着殷切注视我的外婆，突然觉得她老了好多。我才明白，让外婆期盼的、安慰的是儿女子孙的平安健康；而让我迷恋的、留恋的是南瓜香里有亲情血脉的勾连，祖孙之间情感的纽带就在这一粥一饭里绵延。

春光乍泄

□ 刘苏舟叶

正午时分，料峭的风逐渐归于静谧，初春的宜人气质悄悄显现出来。觅食的鸟儿停驻在屋檐下稍事休息，工作了半天的我也起身活动活动筋骨。泡了杯清香的红茶，轻抿一口，本想含着醇香小憩一会儿，不料打眼往窗外一瞧，就无法从那攀在窗边的春色里移开了。

瞧，大大的落地窗边，灿金的阳光仿佛倾倒的蜂蜜罐，给一切事物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金色。绿叶簇拥着月季或白或橘的朵朵精致小花，虽未有牡丹那般张扬华贵的锦簇模样，却也别有一番花与叶相互映衬、温馨活跃的风味。清雅香气在空气中发散开，不经意间就飘到了鼻尖。

这是长得顶好的一丛月季，静谧优雅、绚丽多姿，乍一眼看去，花朵层层叠叠、繁复绝艳，相互簇拥

着。我的视线在缤纷的花丛中梭巡，无论是叶面之上、亦或是片片绿叶的遮盖之下都点缀着朵朵娇艳欲滴的精致小花，它们或白或橘，或是两者相互渐变杂糅，仔细一瞧还有一抹桃粉色融在其间。生得各有各的特色，相互映衬，却没有半点争奇斗艳的架势，如繁星般矗立在翠绿的枝叶之间，圆润饱满的花瓣自然地舒展开，奔放却又带点儿羞涩地追逐着温暖的阳光。

叶子翠色欲滴，边沿规则地排列着尖刺的纹路，它们就像是正捍卫着不谙世事的公主的骑士，虽脆弱、但执着；虽不显眼、但一直都在。托住沉重的花苞与绿叶的枝芽虽然十分纤细，却也蕴含着昂扬直立的风采，枝与叶悄悄地用自己盎然的翠绿为其上的花朵们送上无与伦比的生命力。上次如此凑

近欣赏这花已经是两个月前了，当时它还只是光秃秃的枝条上零星点缀几粒花苞的可怜模样，倏忽间竟已改头换面。

难以言喻的喜悦在我的心头炸开，不仅仅源于眼前绚烂的美丽，更感动于生命绽放的蓬勃与活力。人们常常以花来喻美人，玫瑰的高贵浪漫、栀子花的洁白芬芳、百合的温婉大方、莲的清脱俗……转念一想，无论哪一种花，如何芬芳、如何绚烂，抑或如何圣洁、如何清雅，花就是花，它就是它，而我们，只是恰好途经了它们的绽放，恰好有幸在对的时间不经意地偶遇了一段美好。

春日的阳光洒满大地，照耀着芸芸众生。当簇拥着的月季花儿晃进了我的眼，春光，便泄了满地。



《元夜灯依旧》 钱新明